



世物故事

苦竹

□阮红松

母校五十周年校庆，我作为九届毕业生的代表，被邀请参加。

屈指一算，我大学毕业已经二十一年了。在商海打拼的二十一年里，我时常会想起我的母校。母校虽说不是名校，却也历史悠久。校园里生长着一种竹子，叫苦竹，只生五片叶，形如人的手指。相传校园曾是一个秀才苦读的地方，秀才死后，这地方就长出了这种竹子，如秀才握笔的模样，从此，苦竹就成了励志的象征。

前往母校参加校庆时，我想起了同窗好友陈子山，这小子一门心思研究环保，深居简出，几乎被当年的同窗忘了，要不是他去年获得了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，我跟他生活在一个城市，也差点儿把他忘了。

我电话打过去，问他接到母校的通知没有，他说没有。

“母校有什么喜事？”他疑惑地问。

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被邀请，便淡淡地说：“五十周年校庆啊。”

“那我要去。”他兴奋地说。

“行，咱们一块去吧……或许，发函通知你了，你没收到。”

“对，肯定就是这样。”陈子山爽朗地笑着说，“别忘了，我当年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呢，你被邀请了，哪有不请我的道理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着奔驰，捎上陈子山往省城进发。

到母校报到后，我才发现，当年在学

校混得脸儿熟的同窗，二十一年没见，都长得走形了，只能靠挂在胸前的贵宾卡认人。陈子山果真没被邀请，也就没有贵宾卡。他真是活出了境界的人，大大咧咧地坐我旁边，一点也不见失落。

“三排左七这位先生是九届毕业生代表，某某集团董事长王大富。”会议主持人正在一一介绍到场嘉宾，王大富是我，我站了起来。陈子山也跟着站起来，嗓音洪亮地自我介绍：“我也是九届毕业生代表，叫陈子山，现在环保研究部门工作。”我赶忙补充：“是咱们省最有成果的环保专家。”

接下来，校长总结五十年教学成果，他忽然提高了嗓门。

“五十年来，我校为国家培养了部级（含副部级）干部12人，厅级（含副厅级）干部189人……资产过亿元的商业精英有32人……王大富同学的公司，还开到了美国。”

主席台上响起了掌声，台下却没什么动静，大家还想往下听，校长的报告却转到校园建设上去了，新盖了什么楼，建了哪些研究所……

会议空隙，我和陈子山上卫生间，陈子山迷惑地问我：“王大胖子，我今天没走错地方吧？我的母校还是理工大学吧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是理工大学。”

陈子山怪怪地笑了：“我骄傲，我的母校。五十年艰辛，成果惊人啊！”

回家时，我的车上放了一堆礼品，都是母校赠送的。陈子山什么也没有，他自己跑到校园一角，采了一大把苦竹。

老街故事



绘图
雅琦

□刘建超

戏混子没爹没妈，确切地说是不知道爹妈是谁。那年，老街来了个戏班子，在老街戏园子驻扎了两个来月。戏班子走后，有人在戏园子底楼发现一个用戏服包裹着的男婴，就交给了老街戏班子的班主洛半城。

这个孩子在戏园子里长大，谁闲了谁抱。他被青衣抱走，便跟着咿咿呀呀地唱；被花脸抱走，便跟着哇呀呀地喊。不知谁先叫了一声，你这个小戏混混啊。洛半城听到后说，好，这娃生在戏楼，长在戏班子，姓戏再贴切不过了。

戏混子第一次登台才五岁，在《铡美案》里饰演秦香莲的孩子馨儿，小家伙演得有模有样，伤心之处，他竟真的哇哇痛哭，鼻涕眼泪都出来了，引得台下一片叫好，竟抢了秦香莲的戏。

戏班子缺少花脸，洛半城有意让混子学净角，混子也拜了师，可他学了一年半载就不干了，非闹着去学翻跟头。他学会翻几个跟头，新鲜劲儿过去，又要去学青衣。大家都知道他不认真，想跟谁学跟谁学，也没有人认真地教他。戏混子脑瓜好使，学东西快，会点儿皮毛就转兴趣。洛半城总是摇着头说，混子啊，我看你这一辈子就只能跑龙套了。

戏混子不在乎只能跑龙套，他图的是高兴。只要有戏演，他就特开心。跑龙套他也是最忙活的一个，不但会反串青衣、花旦、刀马旦，也会老生、武生、红净、文武小生多个行当。临时拉他救个场啥的，他换了装就能上。

后来，传统戏不让唱了，要唱现代样板戏，老街戏班子也更名为老街剧团。混子一会扮匪兵甲，一会演国军乙，忙活得整台戏就他一个人似的。散了戏，别人都急着卸妆吃夜宵，混子还在帮着管服装的奶奶整理戏服，装箱倒柜。有时到外地演出，混子也会被派到门口看门收票。收门票的混子也是换好了戏装，该他上场了，便匆忙跑进后台，一枪被八路军毙了，又跑到门口看门。有人看到就说，哎哟，这剧团厉害，怎么有小鬼子把门啊！

戏混子长到十八岁，谈了个女朋友。女孩秀气水灵，知道混子是唱戏的，问混子都唱过啥戏。混子说，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，只要是样板戏都演过。他请女孩去看戏，女孩去了，从头到尾也没有见到混子。混子说，就是被英雄郭建光一枪撂倒的那个匪兵啊！女孩还是摇头。混子第一次感觉到跑龙套的悲哀了。

第二天，混子还请女孩去看戏。洛半城饰演的郭建光抬手一枪，扮匪兵的混子没有像往常那样一个跟头倒下，而是踉踉跄跄地晃到戏台子前，瞪眼看着台下，就是不倒。“郭建光”急了，抬手又是一枪，偏偏偏剧务没有准备放第二枪，哑火。“郭建光”也机灵，把枪插到腰间，上前就把混子踢倒了。女孩倒是看清楚混子了，混子过后却被洛半城骂得狗血喷头。混子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因为那女孩真的和混子好上了。

每年春节前，是剧团最忙碌的日子，要到外地去找台口，唱戏赚钱准备过年。混子总是第一批跟车过去，搬运戏箱，为团里人打好地铺，再张罗着剧场的灯光、布景，然后到街上张贴海报、卖戏票。再累，混子也高兴，有戏唱就有收入，有收入就能把心爱的姑娘娶进门啊！

负责跑戏的人联系到了一个县城，剧团打前站的人赶到时，傻眼了，正巧有一个地区的剧团演了五场《沙家浜》，刚刚离开。老街剧团带来的也是《沙家浜》，一天也没卖出10张票，全团的人随后就到，一向不知愁的混子急得嘴上起了泡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县城就有人发现了情况，说有日本鬼子进城了。果然，只见混子扮成日本兵，扛着枪挑着膏药旗在街上转悠。有人报告了派出所，来了几个公安，把混子带走了。消息立马传遍了县城，好奇之人纷纷跑到剧院排队买票。老街剧团的人唱得格外起劲儿，竟然全场爆满。

老街剧团要答谢观众，公演一场。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三，要过小年了。

公演的地点在县城北街街口，正对着看守所。只见戏台子上灯火通明，老街剧团的人把拿手的活都亮出来了，混子的奶奶多年不唱戏，也登台唱了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一段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。

谢幕时，全团的人都站在台上，一起喊着：混子，过年好——

蹲在看守所里的混子，知道大家在为他唱戏，顿时号啕大哭，跪在地上砰砰地磕着响头。

讽刺故事

短信风波

□村姑

这些天，老马总觉得喉咙里卡着一只苍蝇，不想咽下去，吐又吐不出来。

事情还得从那天早上说起。老马睁开眼，伸手去床头柜上拿手机看时间。咦，妻子上班，忘了带手机，老马的心里就有一条虫在蠕动。妻子漂亮而清高，还在网上开着博客，朋友挺多，这总让他心里惴惴的。

“嘀嘀”，老马刚打开妻子的手机，短信就来了。看完内容，老马的血就往脑门上涌——竟然是丈夫对妻子才会说的话，而且是半夜发的！这个发短信的浑蛋是谁？

是个陌生号码。老马不再留恋热被窝，麻利地起床，去查妻子的电话本。结果让他失望。

直接问？妻子那口才，他是深有领教的，她肯定先倒打一耙，说自己疑神疑鬼，不信任她，说不定会让她从此谨慎起来，万一哪天疏忽了，让她看到自己手机上没有及时删除的与红颜知己的通话记录或短信，麻烦就大了。老马想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不如装成什么事都没发生。

老马咬着牙把号码抄下来，删掉短信，关机，将手机放回原处。

老马进了移动公司营业厅，一个漂亮的营业员微笑着迎上来，用甜美标准的普通话招呼他。老马很受用，觉得自己尚有魅力，不觉把胸脯挺了挺。当他说明来意后，营业员的微笑就凝固了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有义务替客户保密。”

老马悻悻地走出营业厅，街上人来人往，看到意气风发的成熟男人，他就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浑蛋，就使劲地往地上呸一口。

老马可不会轻易认输，他又走进另一家营业厅。“我给朋友交电话费。”他报上号码，“你说一遍名字，看我记没记错手机号。”营业员终于给了他想要的东西：“建涛。”“不是这个名字。先不交了，我再问问。”

老马暗自得意。

回到家，妻子正在做饭，老马立刻帮着择菜。扯几句闲话后，他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署名是建涛，是不是你的朋友错发到我手机上了？”

妻子正擀面条，头都没抬地说：“我朋友的咋会发到你手机上？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老马的嘴张了几张，终于没让那只苍蝇飞出来，耐着性子把手中的菜择完。

半夜值班，闲下来，那只苍蝇又开始作祟，老马的愤怒排山倒海地涌来，终于找到了出口——老马调动最恶毒的语言，照那个浑蛋的号码冲过去。

马上有了回击——比他的“炮弹”威力大十倍。

老马恨不得把手机摔到地上，一抬脚，把废纸篓踢到了对面的墙上。

回到家，他又忍不住问妻子：“那个建涛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。你到底认不认识他？”

“你的朋友你还不认识，我怎么会认识？”

他只有闭上嘴，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会不会是妻子的网友？

晚上，妻子又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，他冷着脸走过去，用力拔了电源插头。于是，家里硝烟弥漫，俩人晚上脊背对脊背，白天冷眼对冷眼。

夜班，老马又收到一则短信，内容就像是公狗发情，发信人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嘿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老马我是个纯爷们儿！

他忽然想起妻子手机上的那条短信，恍然大悟：你们这些浑蛋，害得我十几天寝食难安，真该把你们都阉了！

啊——呸！老马终于把喉咙里的那只苍蝇吐了出去。